

錄異・評述・憶舊：俞樾《右台仙館筆記》 的書寫動機與敘事策略^{*}

劉柏正^{**}

(收稿日期：114 年 1 月 9 日；接受刊登日期：114 年 2 月 24 日)

提要

本文旨在探討俞樾的《右台仙館筆記》，思考書中有關中外異聞的接受與理解，解析其存錄、評述、追憶三種敘事策略，探究相關書寫動機及其對志怪敘事的承續和轉化。本文首先探討俞樾對於日本異聞的接受和錄存，如何將外來異聞與自身的學術體系結合，表現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和轉化。其次則分析俞樾面對地方風俗和民間信仰，通過紀錄、引證與評述，展現了批判性認識意義。最後，論述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中通過回憶親族和故鄉的鬼魂敘事，表達對親人的懷念與情感意涵。本文認為，俞樾在《右台仙館筆記》中透過異聞錄存、風俗批評與親族追憶三種策略，不僅承續傳統志怪文類，亦融合外來文化與個人情感，展現出創新的敘事特質與情意表述。

關鍵詞：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異聞、憶舊

^{*} 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計畫「博通、游移與雜揉：清中葉文人筆記之文體意識與知識敘事」（110-2410-H-002-238-MY2）之成果。論文初稿曾於「市井明清——第七屆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討論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瓊云教授，以及本刊兩位審查人悉心審閱並提供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

——清·紀昀：《灤陽續錄·序》¹

作為晚清經學大家的俞樾（1821-1907），向以其學術思想成就名世，王汎森從俞樾〈病中囑語〉組詩觀察其晚期「倒溯式思想」的特點，指向中國的「危機感」以及藉由「封建制」解決政治亂局的思考；然而與此思維平行發展的還有俞樾在晚年對於西學的開放態度，以及對術數、預言、鬼怪的喜好。²事實上，俞樾撰著《右台仙館筆記》（下稱《右台》）前，已經有四卷本的《耳郵》，但在1880年後，先是完成了《右台》的前12卷，並於60歲之際以《徵求異聞啟》廣求諸多異聞而擴充《右台》為16卷本。³《右台》的成書顯然經過多重思考，考諸內文也可見到，具有述異性質的《右台》確實呈現對於中外異聞的關注。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右台》對於異聞的徵求、收納與評述，與王汎森所提醒的俞樾思維之特點是否互相呼應？而《右台》的成書既然經過擴充與徵求，那麼其書寫動機與敘事策略顯然也值得進一步探究。筆者以為，此一現象大抵可從三個面向進行討論，分別是俞樾對異聞的接受和書寫所秉承的志怪敘述傳統、《右台》的整體敘述策略是否呼應了其思維模式的平行發展特性，以及《右台》之撰著對於俞樾個人的意義。

首先必須思考的是，《右台》中的「滿紙述異」所為何來？其與前代文人筆記的書寫動機、美學範式又存在何種互動關係？事實上，俞樾曾經於《春在堂隨筆》中表達其承襲紀昀（1724-1805）筆意：

¹ 清·紀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479。

² 王汎森：〈俞樾〈病中囑語〉詩的一種新解釋〉，《政大中文學報》第34期（2020年12月），頁5-18。

³ 有關16卷本《右台仙館筆記》的成書經過應予釐清。由於《耳郵》一書最早於光緒4年（1878）收錄於《申報館叢書》，其成書年代可以此為據，然而《右台仙館筆記》之成書時間則有多種看法。根據王華寶考證，俞樾《春在堂詩編己辛編詩注》曾經表明，「及右台仙館成，不能成書，姑成筆記十二卷，聊述異聞而已。」可知《右台仙館筆記》最初僅完成十二卷內容，而俞樾也曾於《右台仙館筆記·序》中附上《徵求異聞啟》，文中自述「余今歲行年六十矣，……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為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鐙叢話。」顯見在俞樾60歲的光緒6年（1880）時，16卷本的《右台仙館筆記》尚未完成。而《右台仙館筆記》的13卷起始，故事中已經出現「光緒辛巳」（1881）的紀年，則後四卷當成書於1880年以後。王華寶更另外統計、比對《耳郵》217則故事與《右台仙館筆記》前四卷共189則故事的相同篇目多達127則，顯見《耳郵》成書在前，《右台仙館筆記》成書於後。王華寶相關論述可見清·俞樾著，王華寶、余力整理：《右台仙館筆記：附耳郵·前言》（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頁1-9。本文以此校訂本為據，其後引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為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為古艷，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為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⁴

俞樾的解釋表明其追隨紀昀筆法，同時還提醒讀者，《閱微草堂筆記》之勸懲內容與敘事簡、說理透的美學表現皆為其所繼承。這一觀點明顯影響了其後研究者的視角，例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認為《右台》體例較近《閱微草堂筆記》，且將之歸入「擬晉小說」的文體脈絡。⁵然而，從筆記載錄知識的面向來看，⁶我們或許不能夠輕易做出此種分類，正如王汎森所云，俞樾的思想其實是開放與保守並存，他對於知識也可能同時存有批判與肯定的不同意義，而這些都在《右台》中有所展露。

如同王汎森所云，俞樾 60 歲以後公開向親友徵求故事一舉，構成了《右台》的整體面貌，⁷而在《右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異聞」不僅源自於俞樾所處中國，也有向海外求取的現象：

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云「舊聞都向毫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頁 337-338）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強調自己對於日本異聞「粗加潤色」以存之，那麼，俞樾以何種方式、心態來面對異聞與異俗？⁸他採用什麼方式「粗加潤色」？所謂「潤色」究竟是一種編輯

⁴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8，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19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46-147。

⁵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頁 196。

⁶ 有關清中葉以降的志怪知識論述與實踐，已有學者提出相關討論，詳見高桂惠：〈清代《醉茶志怪》透過驚悚、怪誕、另類閱賞所展演的志怪文化〉，〔韓〕《中國小說論叢》第 28 輯（2008 年 9 月），頁 55-73。王東杰：《探索幽冥：乾嘉時期兩部志怪中的知識實踐》（成都：巴蜀書社，2022 年）。

⁷ 王汎森：〈俞樾〈病中囑語〉詩的一種新解釋〉，註腳 42，頁 16。

⁸ 面對異聞與異俗，在六朝志怪的書寫中便不乏相關例證。劉苑如對《玄中記》的討論便指出其所蘊

採錄視角下的「加工」，抑或是一種特定關懷視角的「詮釋」？顯然都必須加以考察。

其次，目前學界對於《右台》的相關討論已有部分成果，⁹然而，書中所載地方風俗如何被書寫的討論卻相對單一化，例如張俊即是從俞樾承襲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勸懲」意涵之視角，強調《右台》「描寫了鄉間的醜陋惡俗、愚昧無知。」¹⁰事實上，俞樾對地方惡俗的書寫，確實大多沿襲六朝以來的敘事模式，¹¹通過典籍之說為論據解釋鄉俗之所不宜：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滌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磚窯，相距里許，窯人昇之歸，謀奉為窯神。是夕，窯中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磚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

含的博物館游觀現象，進而成為一種認知方式。筆者認為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對於異聞、異俗的敘事方式大抵仍與六朝志怪以降的美學展現相仿，然而俞樾應該如何解釋異俗？又如何潤色？則是本文試圖進一步闡明之處。劉苑如：〈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1期（2007年9月），頁29-74。

⁹ 針對《右台仙館筆記》的研究，如王穎、殷若芷主要就俞樾小說觀念，或是筆記所收故事對於晚清社會情事之反映切入，從宏觀視角下突顯了俞樾的生活情況、閱讀經驗對於筆記成書的影響。又如劉佳芬、張燕嬰以俞樾編選《東瀛詩選》為起點，指出俞樾與日本漢學家的交往，部分述及《筆記》中所記載的日本情事，顯示了學者對於俞樾如何觀察海外知識有一定說明。謝超凡針對俞樾文學著述如何被置放在晚清文化語境，並且對於《筆記》的「學人特徵」有較多說明，一定程度上關照到《筆記》本身的知識實踐課題；王華寶除重新校對整理《筆記》外，亦指出俞樾作為經學家對於小說創作的影響，從故事的編選策略上說明了俞樾的核心關懷。相關論述詳見王穎：《俞樾及其〈右台仙館筆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7年）。殷若芷：《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反映之社會情勢》（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年）。劉佳芬：《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張燕嬰：〈詩文為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中國典籍與文化》第2期（2022年），頁124-134。謝超凡：〈游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閥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華寶：〈聊備《右臺》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研究三題〉，《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2021年），頁142-149。

¹⁰ 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462。

¹¹ 林淑貞在討論六朝志怪的書寫範式時，便指出其中一類書寫為「引證型」，通過引證典籍來展現其論有據的特點。謝明勳亦指出六朝志怪敘事「信而有徵」的敘事模式，與其「文史特性」有著密切關係，這也一定程度展現了六朝志怪敘事在主觀真實、客觀事實之間的辯證。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372-376。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73-101。

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頁10-11）

俞樾引證《風俗通義》闡明鄉俗之產生與停歇，實際上都與人心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然而人心變化一旦與典籍之說不合，俞樾又會採取何種方式進行評述？俞樾是否有相應的書寫與闡釋，顯然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俞樾為何書寫異事？俞樾白云其撰作動機肇因於「精力衰頹」，因而「不能復有撰述」，因此一再強調自己的「志荒」：

余自己卯（1879）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壙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雜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遊，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即有《曲園雜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雜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頹，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右台》歸之。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為「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頁1）

應該注意到，俞樾的精神之闌衰，實際上與姚夫人的亡逝有著密切關係，親族的離去本來已經使「著述」之事有所耽擱，但面對「右台仙館」、「曲園」、「俞樓」這些曾經有著姚夫人身影的建物，「志荒」的俞樾，對於《右台》的撰作目標與策略依然清晰。處理「筆記」時，俞樾清楚認知到，筆記本身的「雜記」特性，並且藉由「而惟怪之欲聞」的強化，有意識地連結了《右台》與《搜神》、《述異》的文類系譜，甚至對於書中所述見聞若是感到不足，仍要「徵之於人」。俞樾的「徵求」並非被動，而是具有主動性，這與他所宣稱的「志荒」仍有一定差距。

質言之，本文嘗試指出：俞樾作為晚清經學大家，通常被劃歸為一般理解的儒家知識擁護者，但是他對於海外見聞的錄存與潤色、地方鄉俗的評述與思考，乃至回歸到《右台》之書寫動機，顯然都與他所謂的「志荒」存有距離。因此，筆者從三個層面切入此一問題，俞樾對於海外異聞的蒐集與吸納，究竟以何種方式錄存與潤色？面對地方鄉俗，俞樾採取何種方式、視角進行解釋與評價？《右台》書中對於異聞的好奇與他坦白宣告之「志荒」的對應性，是否能夠與前述問題相互容納，進而呈顯出《右台》本身在書寫上的特殊意涵

呢？這些問題關注的是《右台》的書寫動機，也是該書如何在六朝以降的志怪書寫範式中，開展不同敘事策略的討論。

二、錄異：日本異聞的吸納與認識

俞樾對於西洋、日本等外國文化抱持開放態度，學者多有討論，¹²不過《右台》對於西洋事物的記載數量不多，散見於各卷之中，且所述內容與國外文化、異聞多無關聯，例如卷1、卷3述及中國人曾經至海外經商謀食之事（頁10、頁76），僅是陳述了故事在海外發生的事實。然而，《右台》第12卷卻集中述寫了十三則與日本相關事物，使該卷內容存有高度一致性，此一現象雖然可以從編排書寫的方便性來思考，但如此將會輕忽該卷內容在書寫上的特殊性。事實上，俞樾與日本漢學家的來往向為學界所重視，討論內容多以《東瀛詩選》為核心，¹³真正注意到《右台》中對於日本異聞的書寫則相對稀缺。¹⁴不過張燕嬰對於俞樾詩文的研究，特別是詩中的日本風物書寫，已然點出一個重要事實：日本是俞樾看向外面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¹⁵筆者以為，檢視第12卷中有關日本異聞的書寫方式，當可對於俞樾如何處理此類外國風物有更清楚認識。

俞樾筆下的日本異聞，確實多從「風物」、「飲食習慣」角度言之，不論是日人嗜食鰻魚或鰻，或是載錄日人因食用河豚而中毒身亡的現象。但是在這類記載中，俞樾明顯著重於「物怪」的產生及其衍生的相關現象，進而強調此亦中國習見之事，整體敘述更近於傳統志怪強調因果報應的書寫範式¹⁶：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能為祟。」故不敢自殺。凡啟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

¹² 羅雄飛：《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頁6。王汎森：〈俞樾〈病中囑語〉詩的一種新解釋〉，頁9。

¹³ 陳東輝：〈俞樾與日本、韓國人士交往考略〉，《國際漢學論叢》第4輯（2014年1月），頁159-174。張燕嬰：〈詩文為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頁124-134。劉佳芬則另外處理了井上陳政《東海投桃集》作為日本漢學家為俞樾祝壽所編撰之詩文總集，具有其特殊意義，並且更詳細考察了《曲園自述詩》、《春在堂尺牘》、《春在堂雜文》中與日本漢學家的來往細節。不過其觀察大抵仍以詩文為主要對象。詳見劉佳芬著：《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

¹⁴ 謝超凡：《游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閥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頁186。

¹⁵ 張燕嬰：〈詩文為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頁129。

¹⁶ 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頁40-41。

酒家之門，時已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畜之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之鰻，即日改業。又一酒肆善烹鰻，享其利有年矣。所生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鰻，彼中人皆云殺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體糜爛，叫號三日而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至右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鬻之復生。今已嫁矣，毛則如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頁 332）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園中采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為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見。眾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頁 333）

第一則故事藉由鰻魚、鰻、狗而指出「殺生之報」，果報觀念鑄於這類異聞之中，其實可以看到俞樾對於傳統志怪敘事模式的嫺熟。檢視《太平廣記》所載果報故事如「季全聞」條，便可知曉此類敘事模式的廣泛：

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猪羊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鼈，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近遠，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有少事，或懸開其心，或剝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眈。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已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有似人着帽焉。後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鰻形，或無眼鼻者數矣。出《廣古今五行記》。¹⁷

又如俞樾所追蹤的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亦有相類之果報敘事：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撻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雖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因言景州一宦

¹⁷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32，「季全聞」條，頁941-942。

家子，好取貓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其子子跳號以為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¹⁸

質言之，俞樾通過殺生之報，將日本異聞與傳統志怪敘事相互連結，這也使得異聞不再只是海外之事，而與中國有了更多關聯。此種連結不僅是敘事模式的類同，同時也有風俗習慣上的相似性，例如《右台》第二則故事便是藉由佛會之友的誦念佛號來抵抗邪祟，俞樾通過按語解釋了中國與日本採取同一方式、同一習俗的現象，也使得不同地方的習俗藉由同樣表現而呈現親近性，這種解釋文字的處理更說明了俞樾在認識論上的策略。

質言之，俞樾在理解日本異聞時，確實採取了一種以中國視角來理解外國的方式，這也使得整體敘事與六朝以來的敘事更為接近，雖然其中仍有少數條目並未呈現類似書寫，例如談到日本西京的平野巫時，俞樾雖然敘述了其中的招魂細節，卻未指出其與中國的關聯。不過在一共十三則故事中，直接連結到中國本有之典籍或知識者約有七則，已然超過半數。如其敘述日本有一葦邨翁之奴於竹林中獲得野雞卵，吃了之後卻有中毒現象，葦邨翁後來發現雞卵所在地有一蛇盤繞其處，殺蛇食之而解毒。俞樾據此提出「世傳蛇雉相交，是生蛟」的觀點，解釋了該卵或為蛟卵。（頁 332-333）所謂「世傳」一語，當係來自《續水經》所云：「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生而為蛟龍屬」的觀點。¹⁹又如其述及日本天狗一事，更認為其形貌「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只是日本沒有與中國同樣的《五行志》可以將此類事跡記載下來。（頁 336-337）

事實上，在其餘六則故事中，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傳統中國志怪書寫之範式發揮作用，例如在一則提及日本狐的故事中，俞樾便提到狐「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為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頁 335），這與《太平廣記·僧晏通》描寫狐變身「乃褰擗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盼，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綽約而去。」²⁰呈現高度相似。考察日本的狐變形敘述，或許與江戶時期大量漢籍傳入日本有關，²¹但以江戶時期廣為流傳的《搜神記》與白居易《新樂府·古塚狐》內容來看，狐變化人形並不需要借助花草之形。²²若進一步檢視成書於 9 世紀的《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相關內容，如〈狐

¹⁸ 清·紀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頁 255。

¹⁹ 宋·釋文瑩：「唐陸禔《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生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詳見宋·釋文瑩著，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7，頁 66。

²⁰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451，「僧晏通」條，頁 3691。

²¹ 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東京：汲古書院，1980 年），頁 19、23。

²² 楊雅琪：〈試解析長澤蘆雪《幽靈·仔犬に髑髏・白蔵主図》〉，《藝藝份子》第 11 期（2008 年），頁 73-88。

為妻令生子緣》一篇雖涉及狐之變化，其中仍無俞樾所述內容。²³換言之，俞樾的敘述大抵還是以《太平廣記》中的記載為基礎，特別是《太平廣記》自明代嘉靖年間重印以後，多數文人便是藉由《太平廣記》中所記載的大量狐精故事去理解狐精的相關知識。²⁴

類似的敘述模式在最後兩則有關日本異聞的故事更為突出，俞樾更提醒讀者，相關事跡在《右台》中已有記載，日本方面的敘述則不夠詳盡。例如俞樾記載日本海市蜃樓的相關敘述，便是先以《史記》作為導引，再將日本的相關消息帶入，形成了「古已有之」的認識論述，在閱讀感受上強化了讀者對於「海外異聞」與「中國知識」的相互銜接：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亘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二三層，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即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則未有見之者。余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蜃樓，故又記之，惜不及翁君所記之詳也。（頁 337）

在這一則敘述海市蜃樓於日本出現的敘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俞樾嘗試解析其形成因由，更以《史記》與翁廣平觀海市事作為驗證之對照。有關翁廣平觀海市事，同樣記錄在《右台》第 12 卷中，不僅敘述翁廣平作客乍浦時見到海市現象，對於其所呈現之景色更有細緻描繪，甚至提及海市中之行動樣態。²⁵而在另外一則敘述中，俞樾提出了海外異聞「不足

²³ 蔡佩如：《〈日本靈異記〉中的動物說話研究》（桃園：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頁 40。

²⁴ 康笑菲指出明代文學中的狐精故事寫作者多為南方人，其途徑主要從他們旅居北方時的見聞，或是《太平廣記》中獲悉相關內容。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衡量《太平廣記》之影響力時，也指出該書多被指認為晚明以來狐精故事的主要來源，包括晚明《狐媚叢談》、《古今圖書集成》，以及馮夢龍編纂《情史》時，書中有關於狐的故事，大多深深依賴《太平廣記》。詳見美·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臺北：博雅書屋，2009 年），頁 81。美·韓瑞亞著，籍萌萌譯：《異類：狐狸與中華帝國晚期的敘事》（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7-8。

²⁵ 清·俞樾：「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眾人皆西走，問之，曰：『西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象，其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亘十餘里。是時霧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復道，如長虹，有輿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幕卷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盥漱，或櫛系徒，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上插霄漢，鈴鐺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

異」與「可異」之處，揭示了他對於人如何認識世界萬物的論述：

日本國築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為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倏燭不定，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可異矣。（頁 337）

在這則記載中，「不足異」的判斷顯然與俞樾本身的知識體系有密切關聯。我們可以看到俞樾面對這些海外異聞，與其前輩紀昀頗為相似，皆是將他方異聞納入自己原有的知識體系來加以理解。²⁶然而，我們亦能從「可異」的判斷中看到，俞樾面對海外異聞並非僅有一種態度，而是對於各種知識仍舊抱有好奇。築前州海中之火，在俞樾看來並非怪異之事，藉由《海賦》的記載，俞樾調動了舊有的認知方式去理解外國異聞，但是他也注意到兩國之間類似現象未必全然相同的事實，這也是他指出「龍燈」可異的原因。陳柏言在考察中晚唐的「異物」書寫時，也曾經舉出《海賦》中「陰火」現象為孟瑄《嶺南異物志》所記載，據此提出博物作者如何穿透阻隔、轉譯異物的書寫方式，這不僅意味著異物作為一種知識的價值，同時也可呈現出不同知識間理解、收納與收編他者的可能方式。²⁷

綜上所述，俞樾在轉錄這十三則日本異聞時即已言明，此為日本人東海復所錄存，並且委託王廷鼎（?-1892）轉達，他僅只是「粗加潤色而存之」（頁 337）。我們雖然無法完全確定俞樾在轉錄故事時究竟潤色了什麼？然而推敲其言，藉由俞樾個人的閱讀經驗，加上《右台》與傳統志怪敘述相似的文字來看，我們當可相信這些書寫內容並非最初日本人東海復所記錄的文字，通過十三則日本異聞的書寫，也令我們注意到《右台》在敘事策略上吸納外國異聞進入中國知識體系，作為其理解與認識的方法。

之象，倏歸烏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暴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者，錄以示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為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雲戊戌春者，不知為何年也。」詳見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頁 323-324。

²⁶ 韓希明指出紀昀面對外國文化時，經常出現戒備和抵觸、非難的情緒，進而以原有知識去理解外國事物，推導出「其事似異，實則常理也」的情況。詳見韓希明：〈對《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關外來文化描寫的評述〉，《南京審計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8 年 8 月），頁 67-71。

²⁷ 陳柏言：〈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1 期（2021 年 3 月），頁 44-45。

三、評述：地方風俗的認知與詮釋

俞樾的「潤色」不僅來自於中國典籍知識與傳統志怪敘述模式的挪用，同時還加入了他的家鄉習俗。在一則敘述日本人經常因為吃河豚而中毒的故事中，他提到日本人會將中毒者埋於土中一晝夜使其解毒，只是不曾效驗。故事主要描述一名漁師因為中毒而遭人將「遺體」放置到郊外厝屋，然而漁師未死卻驚嚇了屋中賭博眾人，因而拾得眾人金錢滿載而歸。有意思的是，俞樾於故事敘述中夾雜了有關厝屋的解釋，他提到：「厝屋者，為小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即此類也。」（頁 333）此一評述顯非日本人原文所錄存，而是俞樾增添之內容。

觀察《右台》全書可以發現，俞樾紀錄地方風俗的範圍並沒有一定，但對於蘇杭一帶的記錄確實不少，這一現象當與他自身成長經驗有關。俞樾出身德清，幼年遷居母家而居於臨平，更曾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等書院達三十一年之久，晚年則是選擇定居杭州，俞樾書中所記風俗因此主要聚焦江浙一帶。面對故鄉風俗，《右台》也針對其「敝俗」提出批判：

有客自寧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趑趄動，久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縫以石而投之江，觀者數百人，咸為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斃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為敝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慘罹王莽焚如之刑，為民牧者如何不為之厲禁也！（頁 92）

溺女之敝俗由來已久，²⁸焚嬰在俞樾筆下則更為殘酷之舉，這類鄉俗顯為俞樾有意「厲禁」之惡俗。但是俞樾並非對於鄉俗皆抱持單純的記錄或批判之意，其中亦有其可能的調和與不同的詮釋。

事實上，《右台》一書在敘述地方風俗時，不僅只是單純的雜記與抄錄，更呈現了與傳統知識體系不斷競爭、調和的過程。例如在一則敘述廣州人阿勝因往來舊金山經商而獲取豐厚資產，希望締婚於中土的故事中，我們就看見俞樾對於女子婚姻觀念的鬆動：

²⁸ 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述及其文化意涵〉，收入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二）：近代的中國婦女與社會（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 1-24。

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遊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遊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頁 10）

俞樾在這則故事中選擇了強調女性之貞來處理其「非禮」之舉，這一作法雖然仍是採取傳統儒家道德觀念的價值來衡定女子行為，但同時也說明俞樾並不拘泥於單一且固化的視角。而在另外一則述及浙右某生與女子議及婚嫁的故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俞樾同時思考了俗忌與禮法之間都可能與現實人情有所不合的情況：

浙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庠序間。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生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并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頁 118）

俞樾不僅批評了鄉俗之不當，也強調禮法之外的人情現實應當被重視的問題。更進一步來看，前述兩則故事皆以男女婚姻為核心，卻使我們看到俞樾並非採取單一角度衡量人間實事的態度，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注意到，《右台》中更存在有重新理解風俗的相關敘述。俞樾《右台》卷 4 記載了一則慈谿縣城寺廟的故事，描述了鄉民對於寺廟崇祀的習俗，其中更涉及了風俗如何成為新秩序的可能性：

慈谿縣城東二十里有驃騎山，舊名靈山，俗呼小靈峰。其上有會龍寺，奉葛仙翁像於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請給牒文，謂之關牒，云死後持牒至冥中，可領銀五百兩。故鄉民登山，必請牒，歸而藏之篋笥，臨死焚之。寺在山巔，自下而上，可五里許，而登者雖老弱，必步行。相傳以籃輿登，則所領關牒成廢紙矣。每年自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爲香期，一縣之氓無遠近畢登，鄰縣亦有至者，寺

中香火緣此大盛。其牒文詭誕鄙俚，即由鬻紙之肆鏤板刷印，上鈐葛仙翁印。通人多笑之，以爲寺僧造此邪說，藉以圖利耳。然婦女臨死，往往大呼速焚關牒，牒焚而目始瞑。焚牒時又往往有見其火焰作交龍形者。馮夢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外一誠而已矣。千萬愚夫婦，誠意固結，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設一例乎？萬事萬物，不誠則雖真亦妄，苟誠則雖妄亦真。」余謂此論是也。《中庸》云「不誠無物」，可知誠即有是物矣。古之明器，今之紙錢，皆可以此例之。（頁 141-142）

俞樾對於該寺廟的記載主要聚焦於關牒的索取，關牒成為了鄉民、寺僧、鬻紙之肆三方群體共同建構而出的幽冥想像，俞樾與馮夢香對於此一風俗顯然沒有抱持批判之意，甚至認為此類祭拜習俗之所成立，其實源自於常人之誠心，縱使過往沒有此例，也未必不會因為信眾誠心而有所改易，俞樾更以《中庸》之論作為檢證，顯示其對鄉俗並非全持批判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右台》卷 7 中，俞樾再一次提及了慈谿縣靈山寺周邊的故事，並涉及民間信仰的鄉俗內容：

余前記慈谿小靈峰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峰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妊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脯。靈峰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媼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人生日，紅裙綠鬟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癢痂如初。（頁 200）

前述關牒故事雖然惹來通人之笑，但俞樾顯然認為誠心可以有所作用，甚至足以建構出新的秩序，並且引述了儒家經典作為驗證。但在這一則故事中，俞樾的態度顯得頗為游移與曖昧，他雖然判定該廟為「淫祀」，但也僅只是交待廟宇中張氏女塑像的由來，至於張氏女護佑孕婦因而「香火甚盛」的事實，對俞樾而言則非其批判對象。²⁹

²⁹ 事實上，淫祀的判斷問題本就隨著帝國權力的轉變而有所浮動，例如泰山碧霞元君是否屬於淫祀的

應當注意的是，兩則故事恰恰反映出了地方風俗與儒家知識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與妥協。第一則故事，俞樾敏銳地注意到了關牒其實代表了三方利益的運作痕跡，但俞樾藉由婦女臨死焚燒關牒紙的情形，指出了一般百姓對於「誠意」與「香火」的連結；第二則故事，如從志怪敘述「信而有徵」的角度來思考，男神臉上的爪痕自可視為一種跡證，但也進一步產生了詮釋上的不同意義。原先廟中主祀為男神，張氏女更前往進香，為其增添香火；然而故事後半段，男神終究因為其罪而遭到貶抑，信眾進香的對象也轉換為張氏女，廟宇的香火供奉不再是因為男神而存在，廟宇及其信眾轉而因為張氏女而存在。

通過前述兩則故事，可以得知俞樾在處理地方風俗時所存在的兩種策略，其一是藉由他人傳述的事實經驗，或是經典義理的援引來轉化或穩固鄉俗的內在意義；其二則是通過重新界定廟宇的神蹟內容達成對廟宇存在意義的妥協。值得注意的是，記錄此類地方風俗有時候是為了突顯傳統倫理價值仍有其可再商榷之處。《右台》卷5便述及一則由於太平軍之亂而引發的故事，通過離亂之際的身分混亂，延伸至代死命運：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粵寇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盛澤土地以其為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陸姓女子死而為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為水南娘娘云。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勞氏遍禱於群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死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媼之身，語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盍以爾女代？」勞曰：「此女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才十餘歲，忽從夢中呼晷而醒，其頰紅腫，遍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為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真可代也。惟聖人知之，故周公亦有請代之言。俗儒讀《金縢》而疑焉，彼惡知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氏，幼時為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製棺未就，故尚未斂。有欲舁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齡，乳媼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爾姊且死，爾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邪，何不以爾代之？」是夜舉家不寐，環病

問題，在明清兩代就引發了諸多爭論。相關討論可見周郢：〈明清之際的碧霞元君論——兼與彭慕蘭先生商榷〉，《史學彙刊》第31期（2013年6月），頁107-132。

榻前，忽病者自床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者。眾人驚詫，急抱之起，則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頁 142-143）

這則故事實際上包含了三則故事，其一為張慶孫之妻勞氏為夫代死之事，其二為徐美生姐為其弟代死之事，其三則是俞樾二兒婦姚氏敘述自己幼年得病，而未滿一歲的幼妹代死之事。這三則故事雖然同為代死主題，但卻呈現了極為不一樣的思考邏輯，俞樾更夾雜了《金滕》中周公請代武王而死一事作為評議，嘗試提供他的觀點予讀者。

在第一則故事中，張慶孫為了逃避太平軍而避居盛澤鎮，但他的死亡卻引發了身分歸屬的爭議，然而這個爭議在故事中其實並未造成太大困擾，甚至也很難說其原籍貫地的水南娘娘發揮了什麼作用，反倒是其妻子勞氏面對張家七伯父鬼魂附身後的詢問具有敘事上的作用，藉由對幼女的期待，勞氏因而得以代替張慶孫而死。如果說第一則的勞氏存在著為了丈夫、女兒而代死的「誠心」，那麼第二則故事顯然頗堪尋味，徐美生之姊「才十餘歲」，如同張慶孫之女尚能「望其成立」，且本人心中對於代死也並不情願，但受到祖父母魂靈的撻楚而無法忍受，最終答應代弟弟而死，明顯與第一則故事產生扞格。第三則故事係由俞樾二兒婦所轉述的親身經驗，將幼妹之亡視為己身之存的代價，我們雖然無法得知姚氏內心對此事的感受，但我們卻進一步看見了姚氏母親的話語，明顯也與第一則故事有所不同。

俞樾為何記錄此三則故事？這一問題必須從俞樾的評斷語句中加以判別。俞樾的話語雖然僅只是簡單地以《尚書·金滕》中周公期望代武王而死一事作為例證，藉以證明代死一事古已有之，但俞樾卻認為「俗儒」並不了解〈金滕〉的實際意涵，例如孔穎達（574-648）對於代死一事，顯然就與俞樾抱持不同看法：

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³⁰

如依照孔穎達觀點，顯然所謂代死一事根本為子虛烏有，《尚書》所載在於突顯周公臣子

³⁰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152。

之心的「忠」，以及藉由禱詞以表達「孝」的一面。³¹不論俞樾所批評的俗儒是否就是孔穎達，回到《右台》所述，顯然俞樾認為代死一事所以成立，便是依據故事中勞氏、徐美生姊，以及二兒婦姚氏的親身經驗而來。

孔穎達將典籍拆解為「事」與「理」的兩個層面，事之真贗並不妨礙理之傳述；但是對於俞樾來說，「事」之傳述將影響「理」的認識，因此對事物的認知與理解，實際上也與我們如何敘述一則故事有著密切關係。³²我們應該注意到，俞樾將三則故事一同放置在「代死」這一主題下所產生的不同可能性，尤其是三則故事內在的倫理價值顯然存有高度衝突，第一則故事呈顯了作為妻子與母親的勞氏之用心，但後面兩則故事卻在敘述之中呈現了另外一種近乎於殘忍的閱讀感受，在「不情願」與「無所知」的情況下，徐美生之姊與姚氏幼女顯然成為了替代品，但作為一種驗證代死現象之實存的鄉俗知識，顯然都藉由敘事的連續資訊呈現，加以證明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此觀之，慈谿靈山寺的故事通過《中庸》作為驗證之語而肯認了地方風俗的價值，那麼這一則代死故事便是通過親身經驗去證明過往典籍所具備的事實意涵。同時也回應了俞樾於《右台仙館筆記·序》中所提及的重點：「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藉由《右台》中對於「理」的觀察，我們當可有更深入的理解：

光緒辛巳歲（1881），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亭小坐。既下山，僧自後招花農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淺綠色，竟體渾滑如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華將軍邪？」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臨安志》，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後唐為金華令。吳越王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湧金。既歿，民為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其神乃化為蛙，何邪？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即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為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年生薛

³¹ 古育安：〈試論清華簡〈金縢〉的「爾無乃有備子之責在上」〉，《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4輯（2014年6月），頁37。

³² 高桂惠、賴信宏、呂柏勳皆針對志怪書寫如何被驗證提出看法，高桂惠從敘事話語角度提出了想像與認識對於讀者理解志怪書寫的意義，並且提及志怪書寫如何創造新的經驗世界之可能。賴信宏則指出作者的「認知控制」往往會使讀者受到導引。呂柏勳進一步透過「志怪徵驗」的話語構設，強調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對知識的徵驗形式。三人說法可見高桂惠：〈《聊齋誌異》禮物書寫探析——細讀〈鳳仙〉與〈醜狐〉〉，《文化越界》第1卷第7期（2012年3月），頁1-21。賴信宏：《〈聊齋誌異〉主體意識的呈顯與構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99-102。呂柏勳：《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頁118-121。

世香孝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日之久，小有轉側，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餘，蟠曲如糾纏，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尾。大王蛇必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工官吏及濱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栗大王者，乃國朝栗恭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則金華將軍之為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鯨為黃熊，望帝為杜鵑，女娃為精衛，欽鵒為大鶚，蓋亦理之所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頁432-433）

俞樾首先述及徐琪（?-?）與倪茹（?-?）的親眼見證，通過俞樾的徵引可以知曉金華將軍的由來，但其事蹟與碧綠青蛙的關聯並未獲得交待，俞樾僅是藉由青蛙的出現來闡明神祇的化身千變萬化。在青蛙之後，薛世香（1816-?）的說法再度驗證了俞樾的論斷：「鬼神之事不可以常理測者。」黃河之神化身為蛇，同樣也缺乏相關連結，但是地方風俗卻因為「眾崇奉之」而有了根基，俞樾進一步推及古書所載的歷史知識，再一次展現了與前述故事類似的敘述策略，並且於最後利用「理之所有」的判斷語句否定了一孔之儒的見解。

然而，俞樾在《右台》中並非對所有知識都能抱持著「理之所有」的態度來面對，在他筆下，猶豫、游移、不確定的困惑也頗為常見。例如卷4敘述產俗一事，俞樾便表現出了理之不可解的疑惑：

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鄰貓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鄰媼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票，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票，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頁112）

這則故事中，我們看到俞樾藉由王氏婦的事例指出安胎鄉俗的存在，至於其中因由為何，俞樾並不強加解釋，而僅是通過「理不可解」將之懸置不論。而在卷15中，我們也看到了俞樾對於理之不可究詰的觀點：

《列女傳·母儀篇》云：「古者婦人妊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誌·雜說篇》云：「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

又云：「不可見兔，令兒唇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犯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妊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弃之。或以針刺其目，云其目破，即不為患矣。有一婦臥室縣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冪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為其換胎矣。其地每有遊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眾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真不可究詰也。（頁 417-418）

在金華將軍的故事中，俞樾認為「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但藉由事物的徵驗與典籍的翻查，尋找可以佐證的知識材料，進而強調「理」存在的必然性。不過在後續兩則有關產俗的故事中，俞樾或是簡單提出理不可解的疑問，或是通過典籍知識的證據，指出胎教與避忌之說本已有之的事實，只是究竟如何發揮作用，則無法詳加究詰。由此觀之，俞樾的態度與其前輩紀昀並沒有太大區別，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針對翰林院的一些禁忌之說也有相同心態。³³我們必須辨明，俞樾與紀昀都承認確實有一個具有知識意涵的「理」存在於事物或行為之中，只是其運作方式與原則究竟為何，在他們看來卻是難以解釋的，恰恰是這種游移與矛盾的態度，突顯了他們對於知識的保留與謹慎。

綜上所述，俞樾對於地方鄉俗的處理在「惟怪之欲聞」的原則下加以運作，不僅將其可「解釋」的對象與事物納入知識體系的運作之中，同時也藉由存錄的方式將無法確定的知識加以留存。王東杰對於清代志怪作者面對奇聞逸事的態度區分為兩類，其一為存而不論，其二則是將信將疑。³⁴質言之，這兩種心態在文人筆下通常存在著混淆的狀態而難以區別，例如俞樾對於人死之後是否真有陰間無常前來勾攝魂魄一事便難以確認，僅只是提出連續的問句後留下了「姑記之」一語以保留他的困惑（頁 133）；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嘗試將書寫與記錄的意義抬升，擱置信與疑的判斷方式，有意識地將《右台》書中所載知識轉移至另一種價值結構中，例如他面對民間扶箕之風俗的判斷，便認為：「余雅不信扶箕

³³ 清·紀昀：「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詳見清·紀昀著，韓希明譯注：《閱微草堂筆記》，卷 20，頁 1559-1560。

³⁴ 王東杰：《探索幽冥：乾嘉時期兩部志怪中的知識實踐》，頁 58。

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稗官小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頁192）事實上，小說勸孝、有益風世之言本已是文人在書寫小說時經常採取的一種辯護言詞，但《右台》卻在傳統的修辭語句中，藉由經驗證詞與留存疑問的方式，挪動了傳統的知識邊界，儒家知識體系與倫理價值不再只是與地方風俗呈現對立與衝突，而有更多轉化、接納與妥協的可能性。

四、憶舊：鬼魂敘述的情感意涵

前述日本異聞集中於第12卷，然而在敘述完海外故事後，俞樾視角轉而投向故鄉與親族，連續述寫了十則與己身密切相關的故事，形成了《右台》中頗為奇特的現象。這十則故事不乏俞樾親族與故鄉的幽冥故事，而在俞樾的敘述中，原本過往志怪敘述傳統中，鬼魂所代表的怪異存在與幽冥想像也產生了變化，³⁵展現了《右台》濃厚的情感意涵。

事實上，韓瑞亞曾經敏銳地注意到俞樾晚期著作中所記載有關親族、友朋與學生之間的言談，在一篇介紹《茶香室叢鈔》的文章中，她也提到了《右台》回憶親族的書寫特性，並且進一步比較《右台仙館筆記·序》與《茶香室叢鈔·序》，指出二者之共同性質：

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收錄了作者晚年記錄的故事、傳說與奇特事件。故事取材於記憶，或者從其朋友、親族中聽聞收集而來。……在閱讀完《茶香室叢鈔·序》後，我才發覺這本書（即《右台》）是以他妻子埋葬之所旁的房子所命名的。這本書成為他失落時的安慰，即使書中所記與他妻子無關。無論是《茶香室叢鈔》或《右台仙館筆記》，這些書都成為一種紀念儀式。³⁶

³⁵ 劉苑如針對六朝志怪中的鬼怪敘述之討論，已然提及六朝志怪寫情之詩性特質，所據文本主要是〈北海道人〉、〈李少翁〉等篇，然此類故事之敘述除了表達寫情意涵外，也隱含對於事件真實性的證明，以及回歸現世之秩序與常道的追求。林淑貞對於六朝志怪之鬼魂敘述，主要集中於鬼魂跨越冥界與人遇合以及果報思維的闡發。然而俞樾對鬼魂敘述的處理，實際上都與其親族有著密切相關，而在見鬼與否的相關敘述中，其情感表述亦與六朝志怪有所不同。相關討論見劉苑如：〈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1-45。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頁43-46、171-174。

³⁶ Rania Huntington, "The Tea Fragrance Chamber" in Betsy Hearne and Roberta Seelinger Trites, ed, *A Narrative Compass: Stories That Guide Women's Liv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2-4. 此外，韓瑞亞2018出版 *Ink and tears: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 一書，針對俞樾著作與其妻子之關係，乃至藉由書寫回憶其妻子有更為縝密的討論，其中有關《右台》處也指出該書編纂背景涉及其妻子之亡逝，其中亦包括本文所討論之幾則與姚夫人相關之故事。

應該注意的是，俞樾經常與其妻子姚夫人一同談論各種小說作品，這些談話紀錄皆可見於《小浮梅閒話》之中。書前小序更仔細描述二人談話情景：「余曲園之中，有曲池焉。曲池之中有小浮梅檻，僅容二人促膝。夏日，余與內子坐其中，因錄其閒話，稍有依據者，為一編云。」³⁷通過「錄其閒話」一語，不難注意到俞樾動筆撰寫《右台仙館筆記》，並且在書中追述親族及姚夫人過往相處回憶，實際上也與兩人從前相處模式有著密切聯繫。俞樾動筆撰寫《右台》，當在其安葬姚夫人與完成《曲園雜纂》、《俞樓雜纂》之後。《茶香室叢鈔》則完成更晚，俞樾也面臨了更多的人生變故：

茶香室者，內子姚夫人所居室名也。余既葬夫人於右台山，自營生壙於其左。又於山中築右台仙館，即署此三字於臥室中。余每至杭州，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其在山館，輒以茶香室為寢處之所。因思夫人曩時每流覽書籍，遇有罕見罕聞之事，必以小紙錄存之，積至六七十事。然以見書不多，不能時有采獲。且其所謂罕見罕聞者，或實亦人所習見習聞焉。久之意倦，又久則拉雜摧燒之矣。余自夫人之亡，逾二年長子殞焉；其明年又有次女繡孫之變。骨肉凋零，老懷索寞，宿病時作，精力蓋衰，不能復事著述。而塊然獨處，又不能不以書籍自娛。偶踵夫人故習，遇罕見罕聞之事，亦以小紙錄出之。積歲餘得千有餘事。不忍焚棄，編纂成書。嗟乎！余腹中之笥無以遠過乎夫人，安知吾所謂罕見罕聞者，博雅之士不習見之而習聞之乎？書成，名之曰《茶香室叢鈔》，謂是吾之書可也，謂是夫人之遺書亦可也。光緒癸未（1883）端五日，曲園居士書。³⁸

透過俞樾所述，我們可以明確知道《茶香室叢鈔》作為俞樾與姚夫人情感見證，同時也是俞樾遭逢一連串的親族亡故打擊之後的回憶與紀念之舉。根據《俞曲園先生年譜》以及前述序文可知，姚夫人卒於光緒 5 年（1879），而前一年，俞樾也送走了自己的母親姚太夫人。³⁹此外，在《右台》完成的光緒 7 年（1881）八月，俞樾長子俞紹萊也於天津過世。隔年，將長子葬於姚夫人之塋左後，同年十二月，俞樾再次失去了他的次女俞繡孫。在親

然韓瑞亞討論重心在於俞樾詩文、筆記的記憶特質，對於《右台》整體之敘事策略與志怪敘事的轉化則少有論述。相關討論見 Rania Huntington, *Ink and Tears: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xviii-xxi, 28-29, 43-45.

³⁷ 謝超凡：《小浮梅閒話箋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

³⁸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序》，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20 冊，頁 1。

³⁹ 徐澂編：《俞曲園先生年譜》，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32 冊，頁 16。

人陸續亡故之後，俞樾完成了 16 卷的《右台仙館筆記》。

事實上，我們在《曲園自述詩》中也可以看到類似表述。《曲園自述詩》可謂俞樾對自己生平經歷的自傳詩句，且每首皆附有相應解釋，說明為何而作。其中有三首詩對於《右台》的撰成有清楚說明：

自為亡婦築新塋，又築山中屋數楹。卻怕空山太孤寂，更營書冢伴柴荆。是年，於右台山買地築屋一區，是為右台仙館。又於門外築書冢，埋余所著書之稿。

清閒山館儘徜徉，翁媼居然共一堂。尚有綺疏遺恨在，特教臥室署茶香。右台仙館中，設二位，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嘗戲語同人曰：「安知異日不為右台中土地公婆乎？」茶香室乃姚夫人所居室名，余右台仙館臥室，即襲其名，命長女錦孫書之。

仰看山雲俯聽泉，晨昏仍不費丹鉛。右台仙館茶香室，私冀書傳地亦傳。余既葺右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而《茶香室叢鈔》亦託始於是年。今續鈔、三鈔次第成書，凡八十卷。又有《茶香室經說》十六卷。⁴⁰

在這三首七絕中，可以注意到俞樾對姚夫人的感情深刻，甚至在妻子亡故之後，深怕空山太過孤寂，而另外營造書冢陪伴。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另外一個與《右台》成書有密切關係的因由，對於俞樾來說，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書傳地亦傳」。由此觀之，《右台》與右台仙館之間的關聯性並不僅只是以地名為書名的關係而已，這個地方之所以具有意義，並且希望能夠廣傳，其實還是因為姚夫人葬於此處的緣故。

質言之，俞樾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右台山極為重視，而在《右台》第 12 卷的日本異聞之後，接續十則故事與俞樾自身相關的故事中，第一則故事也發生在右台仙館，該則故事採取了傳統志怪的敘述，將鬼魂與疾病相互連結。⁴¹俞樾首先提及《夷堅志》中所載瘡有鬼則可往他處躲避之法，藉此聯繫到他與從者余德在光緒庚辰（1880）初冬居住於右台山館的回憶。余德因染上瘡疾，選擇某日將桃葉「置諸髮際」，沿著蘇堤、淨慈寺、雷峰塔的路線而走，並將桃葉放置諸地，待至薄暮而「瘡果不作」。（頁 338）在此則故事之後，俞樾回憶自己四歲（1825）時候遷居臨平，於該地居住十二年後見到孫氏子的情形。

⁴⁰ 清·俞樾：《曲園自述詩》，收入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 30 冊，頁 26-27。

⁴¹ 盧秀滿討論唐人小說載錄之鬼祟故事內容時，針對鬼祟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做了歷史爬梳。從原始鬼神崇拜與巫覡文化將疾病視為鬼神作祟，到《搜神記》、《廣異記》的相關敘述中，都可以看到鬼祟與疾病相關連的傳統疾病觀念。詳見盧秀滿：〈鬼祟之因與治鬼之術——以唐人小說所記載之鬼祟故事為探討中心〉，《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0 期（2011 年 9 月），頁 121-125。

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賃戴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方紙書「救」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為之，亦莫知所自始。余家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逾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藍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即卒，殆衰徵歟！（頁 338）

這則故事從俞樾四歲遷居寫起，其家中雖於遷居之時便已經發現了「救」字小方紙，但顯然對俞樾一家並無影響，直到十二年後，孫氏子見到了姚太夫人沒有見到的女子，踰年而卒。前述兩則故事以鬼魂與疾病相互聯繫，瘡鬼之病雖然獲得解除，但是孫氏子在素有羸疾的情況下，見到了鬼魂，成為了一種「衰徵」，這使得「見鬼」與「衰徵」成為了後續故事中，俞樾對妻子姚夫人的擔憂。

在後續數則故事中，鬼魂或現其形，或藉聲響提醒俞樾家人的敘述更是層出不窮，但卻產生了一些變化值得我們詳細探究。在孫氏子故事後，俞樾敘述姚太夫人居於臨平時即曾見到欄杆上有一婦人，問之不應，近而不見，只能疑其為鬼。此外，俞樾更提及其妻子姚夫人「生平見鬼尤多」，提供我們有關俞樾親族與鬼魂的連結：

其仲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人行走，衣聲綵繚，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仲姊之兄公也，歿數年矣，從容登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頁 339）

姚夫人所見鬼魂為其仲姐丈夫之兄，鬼魂的現身給予姚夫人「親切」之感，這使得鬼魂不再只是可怖形象，更與家族親緣相互連結。有意思的是，待俞樾遷居臨平乾河後，姚夫人更屢有所見，只是「不為余言」，展現了姚夫人體貼俞樾的另外一面。同治壬戌歲（1862），俞樾舉家北行避寇，搭乘輪船至天津，姚夫人便曾經指出舟船中「有鬼無數」，然而在該則故事最末，俞樾所建之春在堂落成，舉家遷入後，姚夫人主動向俞樾指明：「此屋平安，吾無所見」。事實上，姚夫人的見與不見，在俞樾與門人馮夢香（？-？）的討論中，便與「衰徵」密切相關：

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云：「內人秉質素弱，此即其衰徵也。」馮曰：

「不然，鬼本在天地之間，與人並行而不悖。人苟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以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夢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神識早衰，近益昏眊，雖視人之須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見鬼矣。（頁 339）

俞樾認為姚夫人之所以能見到鬼魂，是因為「秉質素弱」，所以是一種體弱的表現；然而馮夢香卻抱持相反意見，認為人與鬼其實同存於世，氣盛之人因為「眸子瞭然」，自然可以見到鬼魂；反之，才是衰徵的表現。據此以觀，姚夫人能夠見到鬼，是因為她的身體強健而氣盛，若無法見鬼才是真正的衰徵。針對馮夢香的觀點，俞樾並未有直接判斷，反倒是轉而強調自己神識早衰，正「宜其不足以見鬼」，顯然這也與姚夫人「不為余言」的態度一致。然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這段對話所連結的是姚夫人一生見鬼無數的經歷，真正的衰徵不是顯示於見鬼，而是顯示於氣衰後不能見鬼，此一氣衰之言的真正含意，恰是對應於姚夫人的亡逝。

有關姚夫人亡逝後的情景，俞樾並非直言姚夫人逝後情景，而是藉由他與姚夫人對於見鬼與否的諸多事件中娓娓道來：

道光戊申年（1848），余時館於休寧汪村。是年秋冬間，附近數十里中，每夜有鬼哭聲，無人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申年（1860），避兵至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為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居署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眼朦朧，見一婦人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歟？光緒己卯年（1879），內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雖每夕必夢，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歲（1890），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字訣（見《俞樓雜纂》）。甫欲交睫，輒為一蟲所擾，余甚苦之。念近來飲食減少，精神衰茶，惟恃夜枕尚安，故尚可支持，若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蟲又集於面，余正無如何，蟲忽嚶然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嘆曰：「夫人有靈，為我撲殺此蟲矣。」（頁 340）

姚夫人逝後情景的敘述是先以俞樾坐館於休寧汪村，不時聽村人提及半夜必聞鬼哭之聲，而自己卻「未嘗聞」的舊事為開頭，強調自己「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其後則接續到咸豐庚申年（1860），俞樾為躲兵禍而避居上虞舅氏，於夜深之時睡眼朦朧之際見有人影，而有「或是鬼歟？」的疑問。兩次回憶與前面俞樾提及自己無法見鬼，姚夫人

見之亦未相告的往事有了密切聯繫。以此觀之，幼年不曾見鬼的俞樾，即便在二十八歲壯年之際也不曾聽聞鬼哭，當他娶了姚夫人之後，姚夫人曾經數度向他提及鬼魂之事，但俞樾對於鬼魂之事仍未有接觸，但鬼魂並非全然可懼，而有可能是親近之人的魂魄回返；待至俞樾四十歲，為了逃避兵禍而寓居上虞時，他終於有了一次與鬼魂的可能接觸。這次的接觸似乎成為了一個契機，尤其在姚夫人亡逝之後，俞樾與鬼魂的連結似乎在他的敘述中有了變化，他期待的是姚夫人的入夢，亦即那可親鬼魂的回返。因此俞樾不僅希望能見到姚夫人的魂靈，更在受到蚊蟲驚擾之際，見到蚊蟲「若被人擊」，認為是姚夫人現身驅蚊，能夠與姚夫人魂靈相見，即是遭逢亡妻悲慟的俞樾最為深切盼望之事。

事實上在姚夫人逝去後，俞樾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她，題作「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惻惻之情，不以死生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吾即營生壙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聲獵獵，而居處甚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即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地已造屋三間，屋外竹籬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同往觀之。⁴²

姚夫人於己卯年（1879）逝世，假若真如馮夢香所言，鬼與人可「並行而不悖」，俞樾信中所寫下的期望自然也就與《右台》中一系列的鬼魂故事有了更緊密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右台》第16卷中也有一則述及姚夫人亡故之後的敘述，描述俞樾在埋葬姚夫人三日之後，「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俞樾自己也認為這現象「亦可異也。」饒富深意的是，該則敘述實際上正好接續在前文引述有關金華將軍之後，俞樾於該則故事中更指明其曾作〈金華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遊。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頁434）餘不為俞樾出身之德清古名，藉由故鄉與故人連結起異事的敘述，使得《右台》宛如一部憶舊之書。

事實上，所有記憶在懷念對象亡逝之後都更加清晰，例如在其後一則故事中，追憶的對象從姚夫人擴及了他們曾經豢養的一隻長毛小犬：

余家於咸豐戊午（1858）、己未（1859）間，賃居吳下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上，無所見也。時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庫，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呼即

⁴² 清·俞樾著，張燕嬰整理：《春在堂尺牘》（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頁1073。

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大門逸出，咎閽者失於伺察，閽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晨，園門甫啟，犬即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遍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為狐所匿，殆知人愛此犬，聊與為戲耳。庚申（1860）之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犬與守屋者俱死。余後與吾兄福寧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福寧君笑曰：「然則宜有恤典。」余曰：「有之。余有〈憶舊遊〉詞，後半闕云：『金閨更回首，只蔓草荒煙，碎瓦頽牆。碧血埋何處？嘆蒼頭黃耳，都化磷光。』所以褒贈之者至矣。」（頁 341）

在這一則故事中，長毛小犬深受姚夫人喜愛，而小犬的失蹤事件以及俞樾舉家離去之際的親暱之舉，顯然都加深了他們對於小犬的回憶。當他們重返臨平時，俞樾所寫的〈憶舊遊〉詞不僅是褒贈之語，同時也是對過往回憶的重新擷取。事實上，除了他們豢養的長毛小犬因為兵亂而與守園者同死園中，俞樾於癸卯（1843）鄉試時寓居讀書的永平庵也因兵亂遭到破壞：

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庵中地下磴磴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為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是將出蛟。余時年尚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者日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如此，至是始為人覺邪？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鄉試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室乃泥地，既無磚石，亦無木版，以足蹋之，厥聲隆隆，如搗大鼓，疑其下必空也。（頁 341）

俞樾幼年遷居臨平時即已在永平庵中讀書，幼年時更聽聞庵中有異物居住地下，致使不時發出聲響，消息雖盛但無法驗證也就為眾人所遺忘。待至俞樾壯年之際準備鄉試時，才又想起童年回憶，並且嘗試找出地下發出聲響的原因，雖然終究一無所獲，僅留推測之詞。待他於兵亂後重新回到臨平，蔓草荒煙所掩蓋的不僅是俞樾他們居住的老屋，同時也有永平庵：「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為茂草，想瓦礫之中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頁 342）無法相見的魂靈以及埋葬於荒草下的庵舍，僅能透過俞樾的文字重新被召喚，縱使無法收驗證之效，但對於此時的俞樾而言，通過文字而使鬼魂化為實有，或是將過往美好回憶重新勾勒，更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召魂書寫。

綜上所述，通過俞樾一連多則有關見到鬼魂與否，以及希望能與姚夫人魂靈相見的敘

述，我們看到了喪妻之後，俞樾孤身處於右台山館中，藉由不斷努力回憶他在臨平的往事來悼念他無法再度見面的妻子，以及因為兵燹而不復往昔面貌的故鄉。事實上，故鄉向來是我們所依戀的地方，也是記憶所繫之處，故鄉具有意義是因為我們與它有著情感聯繫。這種情感回憶在俞樾筆下成為了一種召喚機制。更進一步言，《右台》第12卷之所以在一連述寫十三則日本異聞之後，接續呈現了大量有關俞樾幼年時光、臨平故鄉，以及亡故妻子的回憶，不論筆下所述之鬼魂為真為幻，在俞樾看來都並非第一要緊之事，而是他能否藉由回憶重新與故鄉、與妻子有所聯繫。質言之，俞樾對於日本與臨平的處理應該視為一體兩面的結果，理解與認識日本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異聞介紹，同時也是將其轉化的經驗理解，而當海外世界成為一個新的認識對象後，我們怎麼重新回視自己所身處的故鄉並賦予其情感聯繫，⁴³也就成為我們思考志怪敘述在俞樾筆下如何轉變的具體實踐。

五、結語

過去學者大多從俞樾繼承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角度，指陳《右台》在勸懲意旨上的延續意涵，或是就其述異表現論述傳統志怪敘述範式在晚清的發展特質。本文嘗試從俞樾在1880年代前後所面臨的家庭變故與《右台》的成書原因，觀察《右台》載錄異聞、評述風俗、追憶親舊之敘事策略的特殊性。

本文指出俞樾認識異聞、評述風俗的方法並不拘泥於單一視角，他對其見聞的敘述經常伴隨著批判眼光，進而具備了重新解釋與調整的可能性。這一態度首先表現在他對日本異聞的吸納，他一方面通過舊有的知識體系去吸納、轉化海外異聞，一方面卻也承認彼此存在著不同之處；其次則是對地方鄉俗的詮解，俞樾對於惡俗固然採取批判視角，但他也會從實際的運作中尋找鄉俗的意義，展現了一定程度的開放與謹慎態度；最後，俞樾處理鬼魂敘述時所展現的情感意涵，實際上是一種追憶書寫，卻也進一步改變了傳統志怪的敘述模式，不僅對於自己成長故鄉的重新認識，對於人鬼雜處的重新看待，更嘗試提供情感的連結。

綜言之，本文對俞樾《右台》的考察，一方面從異聞的吸納觀察其理解海外異聞的方法，在強化傳統志怪敘述的同時，將其故鄉風俗鑄鑄其中；另一方面，藉由俞樾對於鄉俗的書寫，當可指出地方風俗與傳統儒家價值體系間的互動關係，進而呈現出俞樾接受態度

⁴³ 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22-132。

中的調整與妥協。此一視角也突顯了俞樾對自身故鄉的回視，觀察其追憶往昔的敘事特色，在其親人相繼亡逝的 1880 年前後，《右台》的成書不僅展現了其文人筆記的特色，同時也是一種紀念的方式。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太平廣記》*Tai Ping Guang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1 年）。
- 宋・釋文瑩 SHI, WEN-YING 著，楊立揚 YANG, LI-YANG 點校：《玉壺清話》*Yu Hu Qing 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年）
- 清・紀昀 JI, YUN 著，韓希明 HAN, XI-MING 譯注：《閱微草堂筆記》*Yue Wei Cao Tang B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9 年）。
- 清・俞樾 YU, YUE：《春在堂隨筆》*Cun Zai Tang Sui Bi*，收入趙一生 ZHAO, YI-SHENG 主編：《俞樾全集》*Yu Yue Quan Ji* 第 19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清・俞樾 YU, YUE：《茶香室叢鈔》*Cha Xiang Shi Cong Chao*，收入趙一生 ZHAO, YI-SHENG 主編：《俞樾全集》*Yu Yue Quan Ji* 第 20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清・俞樾 YU, YUE：《曲園自述詩》*Qu Yuan Zi Shu Shi*，收入趙一生 ZHAO, YI-SHENG 主編：《俞樾全集》*Yu Yue Quan Ji* 第 30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清・俞樾 YU, YUE 著，王華寶 WANG, HUA-BAO、余力 YU, LI 整理：《右台仙館筆記：附耳郵》*You Tai Xian Guan Bi Ji: Fu Er You*（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20 年）。
- 清・俞樾 YU, YUE 著，張燕嬰 ZHANG, YAN-YING 整理：《春在堂尺牘》*Chun Zai Tang Chi Du*（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20 年）。

近人論著

- 王汎森 WANG, FAN-SEN：〈俞樾〈病中囑語〉詩的一種新解釋〉“Yu Yue ‘Bing Zhong Yi Yu’ Shi de Yi Zhong Xin Jie Shi”，《政大中文學報》*Zheng Da Zhong Wen Xue Bao* 第 34 期（2020 年），頁 5-18。DOI:10.30407/BDCL.202012_(34).0001。
- 王東杰 WANG, DONG-JIE：《探索幽冥：乾嘉時期兩部志怪中的知識實踐》*Tan Suo You Ming: Qian*

- Jia Shi Qi Liang Bu Zhi Guai Zhong de Zhi Shi Shi Jian*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 2022 年)。
- 王華寶 WANG, HUA-BAO:〈聊備《右臺》一故事 敢附《左傳》三不朽——俞樾《右臺仙館筆記》研究三題〉“Liao Bei You Tai Yi Gu Shi, Gan Fu Zuo Zhuan San Bu Xiu: Yu Yue You Tai Xian Guan Bi Ji Yan Jiu San Ti”, 《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 Guo Dian Ji Yu Wen Hua* (2021 年第 4 期), 頁 142-149。
- 王穎 WANG, YING:《俞樾及其《右臺仙館筆記》研究》*Yu Yue ji qi You Tai Xian Guan Bi Ji Yan Jiu* (南京 Nanjing: 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2007 年)。
- 古育安 GU, YU-AN:〈試論清華簡〈金縢〉的「爾無乃有備子之責在上」〉“Shi Lun Qing Hua Jian ‘Jin Teng’ de ‘Er Wu nai You Bei Zi zhi Ze zai Shang’”,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Chu Tu Wen Xian Yan Jiu Shi Ye yu fang fa* 第 4 輯 (2014 年), 頁 17-42。
- 呂柏勳 LÜ, BO-XUN:《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Zhong Wan Ming Zhi Guai Bi Ji de Bo Wu yu Zhi Shi Xiang Du* (新竹 Xinzhu: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21 年)。
- 周郢 ZHOU, YING:〈明清之際的碧霞元君論——兼與彭慕蘭先生商榷〉“Ming Qing zhi Ji de Bi Xia Yuan Jun Lun: Jian yu PENG MU-LAN Xian Sheng Shang Que”, 《史學彙刊》*Shi Xue Hui Kan* 第 31 期 (2013 年), 頁 107-132。
- 屈萬里 QU, WAN-LI:《尚書集釋》*Shang Shu Ji 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年)。
- 林淑貞 LIN, SHU-CHEN:《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Shang Shi yu Wu Xu: Liu Chao Zhi Guai Shu Xie Fan Shi yu Yi Yun*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Ren Shu Ju, 2010 年)。
- 林麗月 LIN, LI-YUE:〈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述及其文化意涵〉“Feng Su yu Zui Qian: Ming Dai de Ni Nü Ji Shu ji qi Wen Hua Yi Han”, 收入游鑑明 YOU, JIAN-MING 主編：《無聲之聲，二：近代的中國婦女與社會，1600-1950》*Wu Sheng zhi Sheng, II: Jin Dai de Zhong Guo Fu Nü yu She Hui, 1600-1950*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03 年), 頁 1-24。
- 徐澂 XU, CHENG 編：《俞曲園先生年譜》*Yu Qu Yuan Xian Sheng Nian Pu*, 收入趙一生 ZHAO, YI-SHENG 主編：《俞樾全集》*Yu Yue Quan Ji* 第 32 冊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 殷若芷 YIN, RUO-ZHI:《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反映之社會情勢》*Yu Yue You Tai Xian Guan Bi Ji Fan*

- Ying zhi She Hui Qing Shi (臺北 Taipei: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Ming Chu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2013 年)。
- 高桂惠 GAO, GUI-HUI:〈清代《醉茶志怪》透過驚悚、怪誕、另類閑賞所展演的志怪文化〉“The Culture of Zhi-Guai in Qing Dynasty Zui-Cha-Zhi-Guai”, [韓]《中國小說論叢》*The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Novels* 第 28 輯 (2008 年), 頁 55-73。DOI:10.17004/jrcn.2008..28.004。
- 高桂惠 GAO, GUI-HUI:〈《聊齋誌異》禮物書寫探析——細讀〈鳳仙〉與〈醜狐〉〉“Liao Zhai Zhi Yi Li Wu Shu Xie Tan Xi: Xi Du ‘Feng Xian’ yu ‘Chou Hu’”, 《文化越界》*Cross-cultural Studies* 第 1 卷第 7 期 (2012 年), 頁 1-21。DOI:10.30405/CCS.201203_1(7).0001。
- 張俊 ZHANG, JUN:《清代小說史》*Qing Dai Xiao Shuo Sh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年)。
- 張燕嬰 ZHANG, YAN-YING:〈詩文為媒：俞樾的日本觀察、交往與書寫〉“Shi Wen Wei Mei: Yu Yue de Ri Ben Guan Cha, Jiao Wang yu Shu Xie”, 《中國典籍與文化》*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2022 年第 2 期), 頁 124-134。
- 陳東輝 CHEN, DONG-HUI:〈俞樾與日本、韓國人士交往考略〉“Yu Yue yu Ri Ben, Han Guo Ren Shi Jiao Wang Kao Lue”, 《國際漢學論叢》*International Papers on Sinology* 第 4 輯 (2014 年), 頁 159-174。DOI:10.6337/IPS.2014.04.12。
- 陳柏言 CHEN, BO-YAN:〈異物如何成為知識：論中晚唐嶺南異物書寫〉“Yi Wu Ru He Cheng Wei Zhi Shi: Lun Zhong Wan Tang Ling Nan Yi Wu Shu Xie”, 《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第 50 卷第 1 期 (2021 年), 頁 19-60。
- 楊雅琲 YANG, YA-BEI:〈試解析長澤蘆雪《幽霊・仔犬に鬻體・白蔵主図》〉“Shi Jie Xi Nagasawa Rosetsu Yuorei Koinu Ni Dokuro, Haku Zou Shuzu”, 《議藝份子》*Art Symposium* 第 11 期 (2008 年), 頁 73-88。
- 劉佳芬 LIU, JIA-FEN:《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Yu Yue Chun Zai Tang Quan Shu Zhong yu Ri Ben Han Wen Xue Zhe Jiao Wang zhi Yan Jiu* (高雄 Gaoxiong: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Master Thesis, 2012 年)。
- 劉苑如 LIU, YUAN-RU:〈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Xing Jian yu Ming Bao: Liu Chao Zhi Guai Gui Guai Xu Shu de Feng Yu, Yi Ge ‘Dao Yi Wei Chang’ Mo Shi de Kao Cha”,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29 期 (2006 年 9 月), 頁 1-45。DOI:10.6351/BICLP.200609.0001。
- 劉苑如 LIU, YUAN-RU:〈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Ti Ming, Ji Yi yu Fu

- Yuan, *Xuan Zhong Ji de Yi Shi Jie Gou Xiang*”,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31 期 (2007 年 9 月), 頁 29-74。
DOI:10.6351/BICLP.200709.0029。
- 蔡佩如 CAI, PEI-RU: 《《日本靈異記》中的動物說話研究》 *Ri Ben Ling Yi Ji Zhong de Dong Wu Shuo Hua Yan Jiu* (桃園 Taoyuan: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碩士論文 Yuan Z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Master Thesis, 2021 年)。
- 魯迅 LU, XUN: 《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 *Lu Xun Xiao Shuo Shi Lun Wen Ji: 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ue ji Qi Ta*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Ren Shu Ju, 1992 年)。
- 盧秀滿 LU, XIU-MAN: 〈鬼崇之因與治鬼之術——以唐人小說所記載之鬼崇故事為探討中心〉 “Gui Sui zhi Yin yu zhi Gui Zhi Shu: yi Tang Ren Xiao Shuo Suo Ji Zai zhi Gui Sui Gu Shi Wei Tan Tao Zhong Xin” ,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第 10 期 (2011 年 9 月), 頁 95-128。DOI:10.29766/JCLNTU.201109.0006。
- 賴信宏 LAI, XIN-HONG: 《《聊齋誌異》主體意識的呈顯與構設》 *Liao Zhai Zhi Yi Zhu Ti Yi Shi de Cheng Xian yu Gou She*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ctoral Thesis, 2014 年)。
- 謝明勳 XIE, MING-XUN: 《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回顧與論釋》 *Liu Chao Zhi Guai Xiao Shuo Yan Jiu Shu Lun: Hui Gu yu Lun Shi*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 Ren Shu Ju, 2011 年)。
- 謝超凡 XIE, CHAO-FAN: 《游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閥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 *You Xin yu Cheng Yi: Wan Qing Wen Hua Shi Yu Xia de Yu Yue ji qi Wen Xue Zhu Shu*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 Min Chu Ban She, 2009 年)。
- 謝超凡 XIE, CHAO-FAN: 《小浮梅閒話箋注》 *Xiao Fu Mei Xian Hua Jian Zhu* (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
- 韓希明 HAN, XI-MING: 〈對《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關外來文化描寫的評述〉 “Dui Yue Wei Cao Tang Bi Ji Zhong You Guan Wai Lai Wen Hua Miao Xie de Ping Shu” , 《南京審計學報》 *Journal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第 5 卷第 3 期 (2008 年), 頁 67-71。
- 羅雄飛 LUO, XIONG-FEI: 《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 *Yu Yue de Jing Xue Yan Jiu ji qi Si Xiang* (北京 Beijing: 中國文史出版社 Zhong Guo Wen Shi Chu Ban She, 2005 年)。
- 日・長澤規矩也 NAGASAWA KIKUYA: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 *He Ke Ben Han Ji Fen Lei Mu Lu Bu Zheng* (東京 Dongjing: 汲古書院 Ji Gu Shu Yuan, 1980 年)。
- 美・段義孚 DUAN, YI-FU 著, 王志標 WANG, ZHI-BIAO 譯: 《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

美·康笑菲 KANG, XIAO-FEI 著, 姚政志 YAO, ZHENG-ZHI 譯:《狐仙》*The Cult Of The Fox* (臺北 Taipei: 博雅書屋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2009 年)。

美·韓瑞亞 RANIA HUNTINGTON 著, 籍萌萌 JI, MENG-MENG 譯:《異類: 狐狸與中華帝國晚期的敘事》*Alien Kind: Foxe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 Xi Shu Ju, 2019 年)。

Rania Huntington, “The Tea Fragrance Chamber” in Betsy Hearne and Roberta Seelinger Trites, ed., *A Narrative Compass: Stories That Guide Women's Liv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1-7.

Rania Huntington, *Ink and Tears: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Recording the Strange, Commenting, and Reminiscing: The Writing Motivation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Yu Yue's *Yutai Xian Guan Bi Ji*

LIU, BO-ZHENG

(Received January 9, 2025 ; Accepted April 24,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Yu Yue's *Yutai Xian Guan Bi Ji*, with a focus on his re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trange tales. It analyzes three narr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text—recording, commentary, and reminiscence—to investigate Yu Yue's motivations for writing, as well as his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zhiguai genre. The study first explores Yu Yue's recep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Japanese strange tales, highlighting how he integrates these foreign accounts into his scholarly framework, thereby demonstrating an active process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t then examines how Yu Yue engages with local customs and folk beliefs, showcas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detailed recording, citation, and commentary.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Yu Yue invokes the memories of family and hometown through ghost narratives, expressing deep nostalgia and personal emo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employing the strategies of recording foreign anomalies, critiquing local traditions, and reminiscing about kinship, Yu Yue not only preserves the zhiguai literary tradition but also innovates it by incorporating exter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personal sentiment, thus creating a distinctive narrative style characterized by both innovation and emotional articulation.

Keywords : Yu Yue, *Yutai Xian Guan Bi Ji*, strange sriting, remembrances

